

## 葱花鸡蛋饼

◇ 李长信

小学四年级的一个上午,教室后排坐着来观摩听课的其他学校的老师。张老师是我们班的班主任,教数学和语文。当时,我的学习成绩在班里一直稳居第一。数学课和语文课上,张老师点名让我“爬黑板”。

不知是紧张还是骄傲,数学课上,我把三角形的面积算成了底乘以高;语文课上,我把“崇山峻岭”写成了“崇山俊岭”。张老师的鼻子都快被我气歪了。中午放学后,他面沉似水地留下我补课。这是我第一次被留校。

空荡荡的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,补课的内容是十道数学题和五节课的生字。我委屈的同时又觉得自己理应受罚,便老老实实地做题、写字,等张老师做完饭后过来检查。

那时,张老师20岁出头,还没结婚,离家十几公里,是我们学校第一位师范生。学校没伙房,村里也没小饭馆,其他老师是本村或邻村的民办教师,都回家吃饭,只有张老师一人吃住在学校。张老师的宿舍在我们校园的一角,不到20平方米,也是他的厨房和办公室。

写着写着,一缕饭香味儿钻进鼻孔,我馋得直咽口水。不一会儿,张老师挽着袖子,系着围裙,大步流星地走了进来,带着一股香喷喷的油饼味儿。他故意绷着脸,看完我做的数学题,脸色缓和了不少,又念着生字让我听写,看到正确无误后,他的脸色彻底放晴了。

我长舒一口气,背起书包准备回家。张老师摸了摸我的后脑勺,笑着说:“完成任务了,老师得犒劳犒劳你。”他拉着我走进办公室,办公桌上的一个青花瓷盘里盛着一张油汪汪的葱花鸡蛋饼。那时候,我们的家常便饭是咸菜、窝窝头,一年也吃不上几次鸡蛋,更别说葱花鸡蛋饼了。我没出息地咽了咽口水。

张老师递给我一双筷子,说:“这是你的奖品,赶紧吃吧,尝尝我的手艺,我已经吃过了。”我不客气地咬了一口,软软的,嫩嫩的。

张老师貌似咽了下口水,说道:“我本来不会烙饼,你们一个个把我逼得长了本事。再难的事反复做也就简单了,打两个鸡蛋,切一根小葱,抓一点儿面,小火烙,慢慢地越烙越好看。不能白吃我的饼,你要改掉粗心大意的毛病。”

听了张老师的话,我再也没有因犯错而被留校补课,张老师的葱花鸡蛋饼我只吃过那一次。

若干年后的同学会上,因为一道特色葱油饼,一位小学同学大发感慨,说想张老师了。当年他是班里有名的淘气包,因留校补课吃过6次张老师烙的葱花鸡蛋饼。后来我才知道,张老师在家里排行老七,上面有6个姐姐,他是家里的宝贝疙瘩。在我们学校任教时,每周回家,他母亲都把攒着的笨鸡蛋给他,他舍不得吃,几乎都给补课的孩子烙成了奖品。我听后,红了眼眶……

## 表婶的花样人生

◇ 袁宝霞

“老婆,快来看,对子莲开花了,真是大漂亮了!”听到老公的声音,我连忙走到阳台,老公正兴奋地给对子莲拍照,4朵红色的花儿两两相对,象征百年好合。看着这盆对子莲,我不禁想起送给我们这盆花的表婶李秀玲。

今年春天的一个周末,我和老公到在平区振兴街道前曹村看望表婶。还未进家门,我就闻到一股花香,推开大门,屋里静悄悄的,表婶不在家。老公给表婶打电话,却听到阵阵铃声,手机躺在沙发上,无人接听。老公去门外找表婶,我走到院子里等候。

表婶家住的是二层小楼,院子不算大,但很整洁,摆满了花花草草。作家汪曾祺曾说,如果你来访我,我不在,请和我门外的花坐一会儿。那我也和表婶家的花坐一会儿吧。正当我欣赏这些花草时,表婶回家了。

表婶今年82岁了,精神矍铄,红光满面。“听说你们要来,我出去买了袋茶叶,进屋喝茶吧。”表婶说话时,一双眼睛笑咪咪的,脸上洋溢着笑容。

我虽然喜欢花花草草却不会侍弄,也叫不出它们的名字。表婶看我盯着这些花草,随即就给我介绍起来。这盆大叶子的是一叶兰,小叶子的有铜钱草、吊兰、金枝玉叶,还有长叶子的韭莲、对子莲等,还有发财树、长寿花、仙人球、虎眼万年青等。大大小小的花给这个小院带来勃勃生机。

表婶边介绍花名边告诉我养花知识,有些花喜阴,有些花喜阳,有些花耐旱,有些花离不了水,施肥也要掌握好时间等等。我跟表婶学到了一些养花的常识。

看表婶说得头头是道,我问表婶养花多少年了。“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养花,养了几十年了,花就像我的孩子一样。过去生活贫穷,日子难熬的时候,看到这些花草我就感觉日子有盼头。”从表婶朴实的话里,我看到了她那颗热爱生活的心。

表婶有两个儿子、三个女儿,现在已是四世同堂了。孩子们孝顺,表叔表婶的晚年生活幸福美满。但表婶是个闲不住的人。每天早晨6点左右,她就和表叔一起做养生保健操。平时她就在家侍弄这些花草,花草多了她就骑着三轮车去集市上,给钱就卖。不过,村里人来她家串门,遇到喜欢的花就端走,她是从不收钱的。

“我就图个乐呵,虽然不缺钱,但花自己挣的钱就是舒服。”表婶一说话就笑得合不拢嘴。她边说边让我们选喜欢的花,带回家养。临走时,我们端走了这盆对子莲,接受了表婶的这番美意。

看到这盆对子莲,我想到表婶花儿般的美好生活,表婶的善良、勤劳以及她那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深深影响着我。表婶送给我们的不仅是一盆花,同时,她也把生活中的美好传递给了我们。

## 孙子的中考

◇ 吴怀国

今年15岁的长孙小林初中毕业,6月中旬参加了中考。中考期间,学校全程负责,不让家长陪伴。全家人都满怀期待,希望他能正常发挥,考出好成绩。

中考第二天晚饭时,妻子担心地说:“不知道小林晚上吃的啥饭,晚上休息的地方怎样?”我说:“你的担心是多余的,既然有老师负责,食宿肯定错不了。”聊着聊着,聊起了我15岁参加高考的事。

1979年初秋,奶奶特意为我蒸了不掺糠的玉米面窝头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将12个窝头装在粗布缝制的书包里,挂在金鹿自行车的车把上,父母第一次送我出门,76岁的奶奶也颤巍巍地送我老远。我一阵心热,一气赶到了博平二中考点。

“那是多久的事了,你还提。”妻子说。

“不管多久,道理是一样的。”我说。

3天后,孙子回家了。同是15岁,他比我当年参加高考时细高些,不如我粗壮。全家人都问他考得怎样,他说还可以。我们的担心少了一些。这孩子的性格比较内向,说的话还算靠谱。

6月底,中考成绩出来了,我们都急切地问他的成绩,他说考了460分。当时,

我没有说什么。总分800分考了460分,是不是太少了?还有读高中的希望吗?从小学到初中,他每学年都得奖状,难道这次没有发挥好?我对妻子和儿媳说,不要埋怨他,因为内向的孩子是非常敏感的,他自己也会感到考得不理想,再埋怨他,岂不是给他增加心理负担吗?

之后的日子里,我们家庭的气氛比较沉闷,都有着同样的担心,不爱说话的孙子却很平静,照样玩手机。我说了句:“考的分数少了一些。”他抬起充满稚气的脸看了我一下,没有说话,脸上却有一种倔强的神情。

我和教高中的朋友联系,他说去年二中的录取分数线是501分。我明白他说的话,二中录取不了,一中更不用想。我的心情更加沉闷了。

那段日子里,我总是思考着孙子的出路,虽不奢望他能成为国家栋梁,但也应该成为生活中的强者。

于是,我访遍了市内公办和民办的所有职教学校。职校老师很热情地说:“职校毕业同样可以考大学,孩子的前途还是很好的。”

当我斟酌着孙子应该去哪所职教学校就读时,7月初,儿媳查到,孙子有望被二中录取,全家又燃起了希望,同时也有些紧张。

一个星期后,二中的录取通知书到了,全家都很高兴,虽不比杜甫的“漫卷诗书喜欲狂”,却也不相上下。可我的孙子还是非常平静。

## 点化

◇ 陈敬泉

中年人看梁喜下棋,足足一个星期,没吭一声,也没喝一口水。

在百坪村,梁喜算得上是个“搞家子”,钱没少挣,女朋友数钱数得舌头发硬。

有一天,隧道塌了,梁喜没了一只胳膊。一天下午,天上正在砸雨点子,梁喜女友说去县城给他买营养品,从此杳无音信,一起蒸发的还有他的银行卡和卡里的30多万元。

老高在百坪村驻村两年,修路、建校,帮助盲人郭大海脱贫致富,是县里的扶贫先进个人。他与“钉子户”梁喜的对话堪称经典。“喜子,振作起来好好干,不愁姑娘找上门!”“我都成这样了,还有啥奔头?”说这话的梁喜一身酒气,眼皮子上缀着一坨坨的眼屎。

梁喜的绝活儿有三,下棋、喝酒、游泳。棋是中国象棋,紫檀木的,梁喜说是祖传的玩意儿,视若珍宝。要说梁喜的棋艺,那可是响当当的,县里棋协组织的大赛,只要他参赛,冠军非他莫属。

但凡事皆有例外,去年决赛,他和一个叫吴守成的老师苦战五局,最终以2:3告负,屈居亚军。后来一打听,对方是学高等数学的,他心里才舒服一点儿。

别人下棋喝茶,他却饮酒。酒盛在一个葫芦里,红绸带拦腰一系,颇像当年“豹子头”林冲枪尖上挑的那个。一日三

餐,顿顿喝酒,梁喜的字典里似乎没有“醉”这个字。

至于游泳,梁喜最拿手的是水中憋气,曾经在水下一口气待半个小时。不过,自他受伤后,少有人再见他下水。

村口的老桂花树下,三五个石凳伴着石桌。一把饱经沧桑的藤条椅,梁喜的身子深深地陷了进去。中年人走了过来,面带微笑,来,我陪你下,不用你让子儿。声音虽轻,却像是往打盹儿的梁喜耳朵里扔了一个爆竹。

他对着葫芦嘴儿呷了一口酒,瞅着中年人,连下三盘,中年人都输了,他把一瓶酒放到梁喜面前,竟然是18年的聊城八景酒。梁喜的眼睛亮得像车灯。第二天,中年人赢了一局,照例给梁喜一瓶18年的聊城八景酒。梁喜欣然受之。

第三天,中年人后两局获胜,还是八景酒一瓶。梁喜有些纳闷,此人的棋路似曾相识,尤其是最后一局,对方竟舍弃双车引诱自己落入圈套,连环炮打了自己一个“闷宫”,实在是高明。

第四天、第五天……梁喜再也没占上风,酒却照样有。

终于有一天,输了棋的梁喜说什么也不肯再收中年人的酒。

中年人似笑非笑,小伙子,这酒不是我的,而是吴老师托我带给你的,他可是你的老相识呢!

